

為了慶祝香港中文大學五十周年校慶，中大藝術系與文物館合辦的「金曜風華中國古代金飾」展不久前拉開了帷幕。參觀者不僅能夠見證金飾的瑰麗和奪目，也能體會到文明交流與文化交融的歷史變遷和意義。

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黃金自古以來是財富和權力的象徵，亦對五十周年有特別紀念意義。為慶祝香港中文大學（中大）金禧校慶，中大文物館與藝術系將合辦「金曜風華·夢蝶軒藏中國古代金飾」展覽，展出精選自香港夢蝶軒所藏，近三百項由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700年的歐亞及中國古代金飾，年代跨越三千多年。是次中國金器展覽規模之大，系統之完整，實為本港罕博物館中首次。展期將至本年的10月27日。

黃金飾品：本為外來的藝術

黃金飾物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經由歐亞草原民族引入中國，是文明交融的產物。當時的中原文化主要以玉石器和青銅器作為身份權力的標誌。黃金飾物的出現不僅為中原帶來嶄新的視覺享受，更引發藝術、文化和工藝技術的衝擊和交流。是次展覽利用中原、歐亞和俄羅斯的考古新發現，結合藝術史、文化史與工藝科技交流研究，探討過去三千多年，黃金在中原及其邊沿地域不同文化、社會和時代裡的不同意義和發展。

論及今次展覽，不能不提到蘇芳淑教授。是次展覽由中大藝術學講座教授蘇芳淑擔任策劃和圖錄主編。蘇芳淑教授曾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主任，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。蘇教授在藝術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地位，其學術著作廣泛在香港、中國內地、美國和歐洲等地發表。她在1990年至2000年間，曾先後擔任美國華盛頓史密森博物館佛利爾美術館、沙可樂美術館中國美術部副館長、館長及高級館長，其間籌辦多項外借大型展覽，透過源自不同地方的文化藝術實踐藝術教育工作。

蘇教授將展品分為「蒼狼白鹿」、「赤狷青鸞」和「紫鳳金龍」三大類，並按此分類作展品陳列和編撰展覽圖錄。圖錄一書三冊，彩色精印，除收錄豐富藏品，附詳細中英文說明外，還邀約著名學者撰寫專題論文。

三類展品登場，7到9世紀居多

蒼狼白鹿，展示公元前1500年至漢三國時代歐亞草原金飾在中國北方的出現和介入，以及中原對其帶來類型、紋飾和工藝衝擊的回應。赤狷青鸞，展示公元7至9世紀（隋唐時代）源於青藏高原吐蕃民族的金飾，讓此罕見的吐蕃金飾能再顯其真面目和獨特的風韻，是迄今首次集中展示多樣式的吐蕃金飾，猶如開啟了一扇歷史的門扉。紫鳳金龍，展示公元1至17世紀中原如何吸納和演繹黃金飾物，以致其能在中國社會與玉石、陶瓷、漆木工藝品得到並重的地位。

臥鹿形鑄金飾牌，公元前6至5世紀之產物。長：8厘米；闊：6.5厘米；重：61.35克。此牌飾是鑄造而成。臥鹿前後肢均收合於腹下。鹿角由頭部向後彎曲至尾部，呈圓環枝狀。鬚角鹿飾是公元前6至4世紀歐亞草原至中國北方的內蒙古等地牌飾常見的題材。而**鑲嵌紅寶石焊金珠獸面紋金璫**，則是公元3至6世紀製造。長：3.3厘米；闊：3.2厘米；重：26.35克（連鑲嵌物）這片金璫是鑄造而成，呈獸面形，鑲嵌紅寶石或玻璃，以金珠填地。璫自漢代為官服飾物之一，繼而亦與佛道教信仰相關。

捶揲飛馬紋金飾牌，公元7至9世紀完成。長：21.9厘米；闊：7.8厘米；重：68.4克（連木底板）。這是一對極富動感的對馬紋牌飾，馬頭生出獨角，身上有三重羽翼，馬鬃倒立，四蹄奔走，馬尾向上飛動飄舞，給人一派天馬行空的景象。牌飾用小金釘釘綴在薄木板上，牌飾和木板之間有殘存的黑色漆皮，可能原係某種器物表面的飾件。

另一7到9世紀的展覽作品，是**鑄聯珠紋立鳥金牌飾**一對。長：4.3厘米；闊：4.1厘米；重：9.5、10克。這對方形的牌飾製作得十分精美，它的邊框為一周較大的金珠構成的聯珠紋，其內又有一周小型金珠構成的內框。飾牌中央是一隻站立的鳥，大眼尖嘴，昂首挺胸，羽毛豐滿，雙爪立地。胸前的羽毛和翅膀上的羽翼都刻劃得十分精緻，分別採用細點、細線紋組成稜形、鱗形等不同的形狀，來表現其羽翼的豐滿多姿，堪稱金銀牌飾中的精品。

捶揲嵌寶石琉璃碑磬金頭飾，公元8世紀完成。長：8.7厘米；闊：5厘米；重：3.4克（連鑲嵌物）此鳳形飾和三塊飾片構成一組頭飾。鳳的身軀以兩塊經捶揲的金片合成，翅膀和尾部則以鏤空的金片製成，並以金線勾勒和綴以綠松石、紅瑪瑙、青藍琉璃和焊金珠紋地。鳳尾可以拆除。雙腿以金線製成，末端插入另一飾片背面的鈕內。此件與另一展品的梳背風格一致，與唐高祖五代孫女李僅公主（736年卒）入葬時配戴的冠飾與梳飾相似。

武士金牌，盡顯高原之風

吐蕃高原的黃金飾品風貌，最能體現在**捶揲騎射武士金牌飾**這一件作品上。該工藝品製作於公元7至9世紀。長度為31.1厘米；闊度17.4厘米；重：173.9克（連木底）。此件騎射武士牌飾造型威武，動感強烈。騎者纏頭巾，頭巾下方垂有兩條髮辮齊肩飛舞，雙眼怒睜，鼻孔朝上，嘴下長濃密的絡腮鬚鬚，雙手拉弓欲射，弓滿如滿月。騎者穿緊身三角形大翻領長袍，下垂至腳踝，袖口、肘部、衣領、衣襟及褲腳等處均鑲有花邊，腰繫帶，其上垂掛長條形箭囊，腰後露出懸掛的花紋刀柄，腳套在半圓形馬蹬中。騎者的坐騎體格強健，肌肉發達，四蹄奔騰。全套馬具齊全，馬尾打有結扣，攀胸和馬轡上懸掛的杏葉隨着馬匹飛奔時凌空飛動，氣勢逼人。牌飾背面殘存帶黑漆皮的薄木片，上面用金釘將牌飾與木片釘綴在一起，可知原來應為某件木質器皿上的裝飾物。

捶揲人鳥形神像嵌綠松石金飾，也製作於公元7至9世紀。高：7.5厘米；闊：6.4厘米；重：67.95克（連綠松石）這鳥身人面神像飾片採用大膽而誇張的手法，刻劃出一個神祇的形象。展品共有左右相向的一對，這是其中一件，鳥的雙腿之間鑲嵌有一塊綠松石。在西藏早期土著宗教本教的神靈中，藏族先人皆為半人半鳥的異人，它們的特點正是人首鳥身，指趾帶蹼，乘帶翼巨獸而行。而這件飾片上面的紋飾，恰好提供了這種神人一體、鳥身人首的神靈的具體圖例。飾片的背後有三道筒狀的管道，可供穿繫繩索。飾片係捶揲而成，周邊帶有十一個金釘，與背面的金板相連接。

而**捶揲鼻絲蝙蝠趕珠龍紋金束髻冠**，具備女性的柔美，年代則相對晚了很多。是在公元15至17世紀製作而成的直徑：9.6厘米；高：6.4厘米；重：138.5克（連鑲嵌物）這束髻冠繫絲而成。頂部呈半球形，有六道樑；底部呈扁平的圓頂，後部雙立翼形飾。頂部和底部以金片相連，後部則以扣在底部加以固定。底部的兩側有孔，應用來將髻罩固定在頭飾上。這束髻冠的裝飾繁複瑰麗：頂和底部更飾以金片和金絲造成的蝙蝠和蓮花形飾。罩梁鑲刻連珠和捲雲紋；底部雙翼用金絲編成，並綴以金珠。雙翼飾壽山福海和金絲編成的五爪趕珠雙龍，其中火焰珠鑲嵌紅寶石。龍頭部有彈簧，行動時龍首會跟着搖擺，十分生動。

中大舉辦「金曜風華·夢蝶軒藏中國古代金飾」展

黃金的瑰麗 文明的交融



蘇芳淑教授講解展覽作品



臥鹿形鑄金飾牌



獸面紋金璫



鑄聯珠紋立鳥金牌飾



捶揲鼻絲蝙蝠趕珠龍紋金束髻冠。



人鳥形神像嵌綠松石金飾



捶揲騎射武士金牌飾



捶揲飛馬紋金飾牌

大眾化：黃金與玉的對話

西方的文化藝術飾品，在早期側重於黃金，而中國的傳統藝術，則是以玉為尊貴之物。這是東西方文明形成的差別。其實，無論是金器還是玉器，在材質、做工以及鑒賞上，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，進行橫向比較的意義其實不大。反之，二者在文化領域的相互交融，則是一部文明交流史的典範和例證。

前不久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俄羅斯宮廷珍寶展，其工藝品的材質確實是以金、銀等金屬為主的。但是，僅僅有這些是不夠的。如果仔細觀察俄國的宮廷珍寶，展品的絢爛奪目，更多是和玉器瑪瑙鑽石的搭配而形成的。尤其是與玉的配對，能夠讓金銀飾品的光澤更加靚麗，也能夠為一件工藝品的整體美觀增色不少。

縱觀展覽能夠明白，黃金作為飾品和藝術，確實是一種外來文明的產物。在通西域的大歷史背景下，一點一點進入中國，最終在唐宋明時期成為中國貴族和宮廷文化的一部分。而玉器的地位受到影響了嗎？沒有。事實上，玉器，在等級制度和皇權上的身份象徵，非但沒有改變，反而隨着金器飾品的普及與推廣，越來越明顯和突出。

玉器的工藝價值，其不同在於：玉器是不充當等價交換物的，換言之，玉器沒有貨幣手段功能。但是，金銀具有非常重要的支付和交換作用。一個人或許不喜歡玉器，或許不喜歡黃金飾品，但是，如果有一袋金幣的存在，拒絕而不羨之人，則不會多見。

因此，在維持了玉器的傳統價值和地位的同時，金器飾品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習慣和文化。金器，已經不再是外部文化的代表和產物，隨着朝服、腰帶漸漸為金質飾品所替代，對黃金飾品的擁有和使用，確實成為了中國唐代之後的一種流行時尚和潮流。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，金器飾品的意義，的確有相當程度上的時代感、動態感和現代感。

除此以外，黃金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影響也是巨大的。人們賦予了金兩個層面的內涵——首先是經濟價值層面；其次是精神的層面。在經濟價值層面上，出現了「金貴」這樣的詞語，形容事物的非常價值；很多人用金童玉女去形容那些純真、可愛和聰明的少男少女；「金榜題名」，成為了中國人科舉取士、完成人生轉折的重要時刻，這些人物場景的描繪，都會用「金」作為辭藻，可見其影響。直至今日，有「黃金時段」、「黃金地段」的俗語表達，將黃金的意義從抽象的價值層面，具體化為時間與空間的具象論述。黃金作為一種支付和交易的功能，越來越廣闊。無形中，黃金已經成為民眾日常比較事物價值的工具和尺度。千百年來，這一定律，一點一點在加強。

如今，無論是玉器還是黃金飾品，都已經是普及和大眾化的文化產物。尋常百姓家庭有婚嫁喜事出現，往往會購買所謂的「三金」，也就是金項鍊、金戒指和金手鐲。在中國人傳統的習俗中，玉器和黃金的價值，是缺一不可的。誠然，曾經在歐洲的平原、青藏的高原以及西域的荒蕪戈壁上，黃金是一種中原之外的裝飾，但是如今，它已經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是普通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。金與玉的結合，才能夠打造出更加美麗的工藝品。同理而言，在文化日益交流和頻密的今天，只有多元主義的文化觀和世界公民的價值取態，才能夠成為個人成長以及社會文化不斷進步發達的根基與動力。

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